



龍雲先生文集十八卷

安成劉弁偉明

書

上熊侍郎書

侍郎閣下某一年於茲矣相與士大夫耳侍口誦
凜凜皆垂卷中不朽之業則竊伏大君子下風之
日不謂不夕日望徐動之前塵間廁屬感之止觴
解剔羈韁使得與我後學者作而進則獲觀大君
子之標置矩裁不謂不盡聖除紫闥翰動當日之
敏手人謂出常榜上遂集其文傑也今茲咳唾灑

淪方復區區後進無聞焉者之為恤雖其蕪音累
句尚使羅列而進猶逢待者之蔭華穰春為京本
秋螢之感氣變而移則辱夫君子之教不謂不至
而某方杜氣鋤色籍喙縮臍初無一言恩左右也
大以墳確集臆欲發不忍之於言而侵尋默視就
更一再見之歲月曾不得自此於鳴霜之鍾寫潤
之礎若某者非直聾啞也徒以龍木絕俗材不舉
遠未有以自改爾長年學官惟白簡是親若所謂
明白功狀則無毫分畧與他吏齒者其豈綴人念
者耶良樂之銜京本有便未嘗一日不加乎眾

馬而於此有帖耳長鳴伏阜不試之遺力剗圓削
方岳而虛翫而剗京本或寔或盃變苦容而入河
濱之陶者不知其幾而於茲有鈎末之泥濁不得
移質乎甕甌之後若是而有言哉希不為征妄且
不切也且世事雖復萬態盡然顧其間容有一二
出於不得已者今豈泯默時耶重念歲陰將殘吏
考行復一書閣下一日擁傳北引副天子倚注眷
矚入當鈎席而某終未獲效犬馬之報稱萬一以
出門下是為與此方謁京本賜之民長袍無涯之
恨也人必曰是嘗竊伏大君子下風之日久而氣

類不比者也是嘗獲觀大君子標置矩莪之熟而得貌待者也是嘗身大君子之教每至而卒擯斥者也雖某亦將曰新伏六君子下風之日如此其久而氣類不比是必不肖人也獲觀大君子標置矩莪如此其熟而得貌待是必以外物畜也辱大君子之教如此其至而卒擯斥是必異時得譴之深也如此則後雖有隣者尚誰肯出力耶求不為棄人不可得已請試以此行占之也今夫道太行九折趨羊腸孟門馬牛汗鞅箠策交下耕推軸折百夫負貫邪榆求前而寸轍不運此車之阨窮處

也一日還轅改轅梁宋臨其前齊魯出其後是車也勢若流水聲若疾雷不俟脂轄砥輪而百返不撓則恃有經涂九軌為之通道故也瞿唐呂梁下走百仞磨滄洄湫震掉百怪楫師擢工至焉者往往奪氣褫魄睥睨而不敢前此舟之阨窮處也一日斬繹掛席轉而之吳楚是舟也絕衝波驚跳沫運萬石之重猶航一蓐於天末則恃有洞庭彭蠡為之通津故也夫舟車故無情物也其通塞乃如此况有情而人者耶某之言盡此矣閣下其亦忍使長為羊腸九折與夫瞿唐呂梁之阨窮哉將道

之經涂京本下有九浮之洞庭彭蠡也惟所以去取之其再拜

上黃冕仲博士書

博士閣下劍浦之湄水激壤絕石廉利而崖峭發天潢汎之油雲滂之播為冷然之淵不知其所從始中有物焉是為神脰之劍是劍也昔蟄豎城之墟彩鏹埋漫一昔恚氣干斗牛而上之見精張華發迹雷煥則河其君子也斯無負於出矣及夫拭以華陰之土韜以文魚之室陸則膽掉百怪水則魄褫鼉蛟靈蹤忽辭一躍不復則何其高士也斯

無負於處矣至今劍浦之上豪誇里閭吊嘆耆舊徵神怪而驗荒忽者必歸之是物歟自晉太康末年迄吾宋中間幾千載獨不聞有與斯劍盤薄而遭者豈淵儲與匿憚煩人間歟抑亦神霧之物顯晦不常其出固自有心歟竊意其精芒騰射影迹感發不在乎景星瑞物則宜必有豪傑之士出其旁而踴焉以張此土也慶貽黃宗問下是生往者蓋嘗蹟矣已而輒肆一日崛起居多士右天子貽之眇睠士論歸其愜適末俗之觀改故里之輝增則何其似吾劍也伏惟閣下問學之該綜辯談之

飛灑與其文章之拔出類皆有足過人者閩粵自唐已前學士大夫鮮能以文學取稱當世其暴耀里閭灑濯乎當塗大人者蓋自元和中歐陽詹發之晚有林慎思者亦能時時搖筆以振袂汗世然慎思非庶此也迨及吾宋文物乃大張闡閩粵一方彼他處最號雄伯之業文而紛袍者不可一二數駕英躔絕馳鑣驚而躋者相踵也然擢去羈表表出歐陽生上者殆未有人焉時更百年正得前日之呂公今日之閩下此宜學者所以係係而未已也竊嘗謂近世科章輩類為矩步所扼文

章旨歸索人茫然使讀其文者曉策如曉義辯書如辨論初不知孰為策孰為義而書與論標趣京本置在正何許也若閣下則不然掃去滯滯不根無當之冗語而廓以粹全高視遠引之獨志藻豐而證博情到而義見淵乎其涵停烟乎其清明至於長哦短什尺簡寸札音期灑落徑自不九則某嘗得之所謂延平編者也且閣下之所為方進未已而無窮之後世適將有待自此以往擅要津抗顯庸定有百倍前日之庭試則豈徒劔然乎哉是則劔能掠美於一躍不復之前而閣下乃能特立

寂寥無詔之後獨不知千載之下劍浦之涓楚然
作興慨然發憤讀其書如即乎其人據其實如出
乎其時則計功商美在閔下當孰與劍多也某愚
不適京本作隱事竊亦有志於此徒以前日群試之下
辱在甄拔我不可以無見於是退而緝其平日有
聞於閣下之士風與門下異時所以決不沉泯者
藉手以進不識閣下其亦有取於斯乎某再拜

上朱舍人行中書

一作饒太傅

舍人閣下某嘗謂日月星辰之於天山川丘陵之
於地旦暮之晦明寒暑之炎涼雨露之沾溼雪霜

之毀折與夫萬物之中火燥水濡土潤珠輝足者
蹶馳翰者飛翥脰鳴脇張一作宅藪而挾波下至
枯枿裸壤蒼蒿百物之怪變或同類而趨或異類
而附率皆不齊要必以其所感者應然後適於慊
爾人之生也使其投一作轉瞬一作頃無至誠樂易一作
與相之心加焉而人人自為則南閭東阡桑落之墟
必有闔門塞竇之變而衽席之上賓主楚越矣唯
其不可如此是以道有時出之輪蹄門有日操之
筭牘腰鉞不暇彈刺字未及漫而傾蓋倒屣握手
俱上從容晤語之適猶不廢於王公大人一作猶

家顯之則彼誠有以感之故也某不佞竊亦有志
乎此請試為閣下言焉某家故江西方尚少已知
力學自強竊伏古人為爾寂寂鄧禹笑人之說用
自着鞭而時命大繆出人下滋甚局步踈踈秋燐
不輝行年三十僅取一第而世故更侵衰與病會
加以植性孤拙雖強一侈家勢力足以移人者設
無故足未嘗輒加其門忘本有或至焉有不合人
見其如此也因以為傲睨通侏一作輕自處過厚
而不知其中心之所懸斷而默定者固將有待也
嘗獨念天下之事固有不得不然者將縈縈紆紆

京本作營求與人接耶則徇物失已之累多而汗

顏忸怩之羞至將平居却掃於此終吾身耶人將
曰是置一者是怙復而無朋者然後有指適媒孽
之嫌有推擠寡助之憂二者皆在所不免於是
得已而時一出焉一幾可以償其在人者而某之
踈狂猶未肯輕身以先於非所宜見則必就其能
召吾感者往應焉久矣夫某之有待乎此而未得
也方是時蹈門切際容聲捨閣下尚誰乎閣下道
德之備具文章之俊偉方駕乎前人而宗師乎當
世有日矣昔先皇帝登拔人材選之事功一時

縉紳類號後選而閣下首以大手筆駕驅雲濤掉
標百怪京本一日取甲科不啻反手已而任臺憲
擢諫垣直氣不撓衣上有古人風烈此固後進之
士亟欲附著以求灑擢搔摩動以百數而未已者
也若其者宜若可進矣然猶諄復而為之說則正
恐閣下未諭其感幸其無謂而應也韓子有言志
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以其之區上不足當此
閣下其將何以教之某再拜

上運判王司封書

運判司封閣下六博最技之賤者不張之以氣則

不勝氛霧集野且犯焉而氣不主體則百疾緣是
而作蓋氣之不可不恃也如此然有其乎此者是
故有寓物以感動其氣者或相與浮海以觀渺瀰
不測之瀾或登泰山而小無窮之天下而是人初
非山與水也有因于之適然以移吾氣者或觀舞
劍而進乎字書繪畫之巧或攝衽式畫而鬪士之
勇自倍而是人卒與劍相忘畫異適也庸非氣之
鍾乎人昔無索而不得耶匹夫無故殺人於道有
折之者必屈不善用氣也京本作用童子立至孟
賁懼焉氣足故也弱趙之壁抵強秦之府垂入者

數矣相如一睨粧之頃而趙則反璧而秦則不敢
售欺曹沫三喪地於齊劍鋒未揣其咽而向所負
者按籍不失錙銖氣之不可不恃也如此然又有
甚乎此者其文章歟其氣完者其辭渾京本作其
辭渾以性其氣烈者其藻局以卑是故排而躍之非怒張也
綴而留之非懼脅道縱旋發非吝而驕也紆餘
不肆非憊而痿也時出冷汰以示其清別京本
作務為
龐渾以示其厚如將不得已以示其平無適而不
在於理以示其專破觚掃軌以示其數鼓而不竭
也丹雘績繪以示其朝徹而更新也有毅然不可

犯如汲直之面折者有時女守柔如回車以避廉
頗者有省語徑說如曾子之守約者有灑落快辯
無敢校對如李布之呵曹武陽者故曰文章以氣
為主豈虛言哉孔子之氣周天地該萬變故六經
無餘辭焉而其小者猶足以叱夾谷之強齊孟子
芥視萬鍾小晏嬰管仲而其自養則有所謂浩然
者故其書卒貽後世語賦者莫如相如相如似不
從人間來者以其慕蘭也語史者莫如子長瑰瑋
豪爽視古無上者以其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
沅湘以作其氣也唐之文子固無出退之者其入

王庭湊軍也視若軒渠乳兒則足以知其氣矣若夫持正編中禹錫浮躁元稹緣宦人取寵呂溫茹便僻規進而宗元厭嗟於放廢之湘南皆其氣之不完者故其文章終餒和京本理亦其勢然也某從事於此有間矣自以為有得是狂也以為無得是誣也凡此皆非所以恩免閣下者自頃以來會有感發小復翹筆伸紙時時各有勝處視古人身後翰墨若冠獲然戢戢在目直未仰齋而俯納耳得非氣使之然乎不幸少失嚴訓着鞭不早三十得官技從白丁則氣之搖奪者十一二矣愁凌脾

以吟梁父物休情以賦歸歎則氣之搖奪者十一

四矣

京本有警黑四出四字

孤懷無所託宿而流俗病其前

妬媚軋其後於是氣之搖奪者殆過半矣夫以拙踈之一身氣之所存纔十五之餘不為孟子所謂枯亡者無幾耳方且時文章傑立有如閣下者曾不自列以規一眇之寓則尚誰恃耶萬一閣下矜無庸而貸其賤割有餘而佐之教左培右擁使得稍復追緝往時過半之搖奪以完其所自養以振其存焉而未盡亡者則某雖不韻獨不得輩古人後壅而高謝翺湜溫積等數子耶舊所為歌詩并

雜著三通謹獻諸下執事九此皆出於平日氣
之搖奪而僅存者閣下獨無意激發之乎某再拜
上李提點書

提點執事有人問胡威曰子孰與父清威曰吾父
清恐人知吾清恐人不知自以為弗如也某竊意
世所謂文章其不次人知正應如胡威之望其父
耳獨嘗怪左思之賦三都也弊神十年僅獲成就
晚乃折之於張華之一言顧華絕識耳使華而佞
疑是則十年操筆之勤遂廢於率爾之一言乎世
之人難乎求知也有已矣馬遷之史必曰蔽之名

山副在京師然後有以高視無窮之來世謂適足
以覆醬瓿者漢人之笑大玄也如楊雄則曰姑俟
後有揚子雲者乃始無憾此兩人者豈有求哉是
故王武子好馬而不知神睹乃在其叔劉綱好術
而不知仙道近出其妻彼不告非無意也南隣之
訾北隣謂瓦釜大瓢齋小則所從見數故也雞德
雖具顧出鴻鵠下則長近人故也啼眉墮馬弄姿
康衢不無誨淫之冶容而世必貴伯姬之不下堂
也市人之相與貿貸也持操去來者曾不若坐而
待售者之得善價也何則自處者然也虎之攫也

必珥耳隼之擊也必戢翅與夫金鑽焉而未鍛玉
璞焉而未剖所自貴者每在則豈直發露而後為
快哉故意文章必若胡威之望其父而後可也某
固憊者以文自業有日於此始嘗謂名可以力取
而區區筆墨是真足以媒身也間一二妄發小復
槩見其所有者然其拙者曾未能感動當塗大人
一日之識技而其工者則反為流俗之所訾病視
若世仇然於是退而自詆曰是誠在我夫貯之曾
腹舟素不藏京本作並藏雖有察者莫之能偵則太上
吾寧無作作之而偵之者隨至則其次吾寧齎焉

以有待若乃計豪末於紛紛之曲直相與莫已知
者十百而啁則寸許之頰舌殆恐難得而給矣暴
之欲如黼綉之張抗之欲如懸金石而奏則自非
每與瞽聾數遭幾何不掉臂而過之斯真下矣尅
責懲創局影孤吊若此者數京本作幾十稔而不意天
幸適得人茲之執事也伏惟灑辭布藻博古究今
決雲潢引日星者以自執事餘事有無俟某言而
足者若乃用意至到平日所以眷憐迂愚尤不宜
虛辱惟是篋櫝下俚有欲為執事惜真不得矣舊
所為文合一通謹獻之節下牛場之典鼠坡用之

則膏田疇殖五稼不用則為抵糞棄道周矣其之
所得如是不猶愈於抵糞乎觀覽焉而賜之教幸
甚某再拜

上提刑鄒度支書

提刑度支閣下文昌二十四司在當今為一時盛
選是故史非賢不居非才且有文不輒試其劇而
其間事功之所別析治教典常之所關決與夫版
圖貫粒經度調發之所叢委視天下至號衆務淵
藪自有局以來拜天子嘉命前後率不逾十數人
可謂鮮矣而閣下預居一焉綿地千里聯城數十

戚休斯民舒條百吏古所謂方伯連率今所謂監

司者也取今四海之廣其為郡三百有奇為路二

十有三而江西社三伯與二十有三之中二十有

並作一畧當二十分之一為監司者不過三數人

亦可謂鮮矣而閣下又預居一焉夫輕去故國入

情之所甚惜而朝南楚暮北燕又仕宦者之所不

免者也一日揚大旆驅弩矢擊羊矢上冢過故時

山川出感慨視邑屋閭井方在俯仰使夾道之人

拭目晝錦有咨嗟慕憐不已之色若是者舉天下

蓋無幾矣而閣下又預居一焉方少時用文章擅

塲屋已而收科第不啻唾手自平進中未二十年
取稱高流發彩華貫雖未盡充其志古所謂大丈
夫者正復凜凜如是耳若是者舉天下彌無幾矣
而閣下只預居一焉是四者皆偷侈袂規重猾挽
引而仕焉者欲一而不得而閣下在預居一之中
率有其四焉非大過人者能若是乎且江西一道
在閣下特其所得之小小者爾鵠民謠後時望已
若不偶然者又况拾壯圖乎青雲躡跬步乎要津
方自不涯之異日則九治京本而在所察治者誰
不竦勇自力以徼轉巧之萬一哉此尤其所以一

言而輒不自已者也某家故廬陵疇曩生事外粗
自感發知讀古聖賢書蓋自六經已還九流百氏
職方歸藏釋官小說牛醫馬經黃老卜筮之所傳
與夫客卿烏有九歌九辯騷些之文章蓋無所不
窺至其所自得亦往往能趾蹈漢唐人藩閫以鳴
其文不幸賦性拙疎不能與時低昂平居或不自
堪可其意則未嘗輒骫骳從俗子後妄一啓齒干
恩要人是以勢卑而效徐交踈而毀來譬馬蹶塊
斥仆卓棧雖睨雲奔風不泯初志顧非良樂過之
古脅脅俛首而已矣然則閣下今者之來詎知非

某竦勇自力以微轉眄之秋耶閣下試置之下陳
俯以華穰之蔭借之陽春之和使得一吐胸中始
所嘗有者姑去取焉矧區區擊轅殆恐有補風雅
而其先終本末不猶愆於絕代之語見錄於輜軒
使者乎聞問之始不知歡愉亦躍之集故謹誦閣
下能皖皖自致於斯時與某所以曩欲列焉而不
得者布諸下執事閣下其憐哉否也某再拜

上許通判書

通判也田閣下始某為兒童時過故人長老家因
竊聽其私相言凡所謂為時聞人而有事乎吾州

者必曰某人則誠寬厚人也然而或失則濡忍故
不若某人之齊給敏速就事不勞而見功多某人
則誠材幹人也然而或失則簡嚴故不若某人之
沉深博大不汲汲於小數而理自得若失不濡忍
而以寬厚則得人心不簡嚴而以材幹則慰人望
肆而明約而通則廬陵主簿許公其人也異時某
過他邑他邑之人稱道猶若是也已而過廬陵於
是旅者歌於塗處者嘆于室皆曰吾邑得賢者為
之佐宜惟許公某然後知前日之所聞尚其遺餘
者爾於是時齒雖尚少私獨自念幸未即為廢人

則異時猶及見所謂許公者其後冒風濤涉不測之江走淮甸抵汝穎侵尋以至於襄漢最後遊京師寓太學如是者幾十載中間流離播遷蓋無所不至而閣下之勢日益隆所至輒以能名聞而某適奔走南北羈旅憔悴之不暇則宜其夙志尚負而閣下之未及見也比閣下倅府來至此下車之始士無問其賢不肖苟在所知識與夫閭巷一介之小民靡不喧呼慰勞竊自喜幸皆曰此昔吾廬陵主簿許公也以至他邑嘗所稱道而恨不得與被其澤者亦曰公今貳吾州事民其受賜均矣而

某於此時請見乃獨後於衆人若將躊躇顧望而不及進則於心寧能無慊慊也耶某竊甚矣進不能取寸祿退不得私遂其志行年甫三十學久而術愈踈如終日畫墁而不適用屢困而名愈躋如一映過劍而不足聞也伏惟閣下推獎物之私不以某也不肖使得一望下風而聽其警歎之餘因辱收而教之則某之請見雖獨後於衆人庶幾平昔之願望由及償也閣下將何以處之某再拜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安成劉弁席明

書

代上提刑宋大夫書

提刑大夫閣下某曩者讀歐陽先生詩至有所謂
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蓋未嘗不輒
卷嘆心曰茲宋氏實錄也歐陽先生往在翰墨輩
流中視人物於許可為允慎一日撥筆大叱必曰
文章無雙伯仲第一是在宋氏此其為予奪重輕
萬萬宜如何耶某嘗聞之矣繇諸生起安陸矚然

取天下第一不啻唾掌諸儒師其經後學哦其文
既則佐佑 仁祖兩擅魁柄更鎮八州白首將相
垂四十年無一不可意者方是時厚澤被生民盛烈
爭伊謝世之日洒落天翰時則有碑額之六字
申賁幽壤時則有挽紼之兩詩是元憲公所以休
顯赫烜於至和嘉祐之間者也齊啖百家沈泳道
貞決邪說之游氛隄孔孟之未流成唐一書亟與
班馬方駕疾驅而其間聖君賢相之所廢舉忠臣
義士之所感發元惡大憝逸迹墜緒之所熟爛決
不與世磨滅者若揭白日燦彼節幽甚者發彩狙

運磔戶沉泉視萬世而下軒軒為不朽事業是常
山公有功於史筆者也然則彼歐陽先生其真善
題品者耶其濩落不韻平時雖無有過人者至其
商議流畧在縉紳士大夫間實不多愧竊嘗謂君
子之於是人也慕之誠深則思之誠至思之誠至
則期之誠遠蓋幸而出乎是人之時相與比肩接
軫使日聞熟者上也不幸是人之不可見猶得生
乎其里閭從故老評訪於以薰染揉習者其次也
其亦幸而得見其身後之子孫以觀其箕裘之能
世清白之更遺者又其次也其亦不幸而三者俱

不可得然後有一言焉曰無可柰何斯最下矣此
不亦思之誠至則期之誠遠者耶伏惟閣下凜乎
其標規卓乎其事功日者以天子成命出憲江外
車轍所至多所平反大旆爰指官聯肅清而內心
之所和裕礼好之所稠縟類皆有遠大哇眈其於
宋氏子孫真可謂無負者矣而其於此時適得與
下執事俱出接臨之下此誠若天賜閣下以償其
曩所欲見而不得見者也伏自去歲已來凡三拜
後塵欵板隨衆退則就事初不敢以片言自列若
是者豈有他哉徒以為迹未稔熟不若姑置則亦

宜有可繼之他日也今者屬閣下被命還朝行且
有日矣某雖欲退自却縮含糊緘默與故歲無異
尚可得耶伏望閣下拔而進之回以眄睐賜之咳
嚅使思之誠至而期之誠遠者有得於邂逅之今
日則某雖不及親見元憲常山二公之所為不猶
愈於腐唇多口孜孜乞乞拾其遺又又疑而嘆而嘆
不已者耳惟閣下擇所進退之者某再拜

代上郭招討書

招討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業至變而後見則適然
之效衆人與有焉然必欲經久待遠與古今為先

後傳不朽而垂無窮則其間必有大過乎人者得
之衆人蓋不與也今夫敵國之患不生於方外則
勇者思鬪而憤力之不得逞無隙之可投無礙之
可抵則辭者思奮而恥說之不見售以至夸者死
勢誕者死權而掛功宦名之士雖沒齒折手而不
自以為悔者彼非徒以身自累而已凡以為無窮
計也幸而一遂其願望則其餘波之所及僅足以
閱其一身未能幾何而旋與異物俱化以至衰微
委弊無以異乎嗚之出管吹之過劍可聞而不可
執一作得直忽然而已矣此其故何耶則其所志者

卑所趨者下所培擁者不因所積累者不厚故也
以某之愚嘗觀前世號為名將出萬有京本一作死一生
之計從事於窮荒絕徼之外與夷狄爭一旦命而
戰必勝攻必取者類皆有人焉然自非有大過
乎人者史所不載而後世之所弗道也若衛青霍
去病之於匈奴常惠傅介子馮奉世之於西域竇
憲之勒燕然馬援之平南徼至於張騫蘇武班超
之徒徃徃老身於不毛之地而唐之李靖李勣其
功業亦累累以見此數子者歷世遠矣當其遺澤
餘烈未熄之時盛至於尊中國又至於傳後世俗

之被其風流者尚多慷慨想見其為人况見見聞
聞者乎此其故何耶則其所志者廣所極者遠所
培植者固所積累者厚故也伏惟閣下駿功偉烈
久矣夫其為天子之所注意而士民之所屬望也
前此南寇之叛不幸守臣失利至使區區遺餘之
虜掉弄吾民於掌股之上上方軫憂肝食圖任將
帥之臣而閣下實董其事而其於此時謬當上官
之所獎借使得備奔走於庀庀之下而區區之誠
實無以自獻竊惟古之名將其功烈炳煥著見而
不可掩者類皆本之以不倦之勤而至誠之守必

斷之明惟所用之而已故某亦欲閣下勉焉夫群
數萬之衆使警效指顧莫不承聽坐作進退莫不
承順以至卒伍蒐練而以敵則無前器械完密而
以攻則必克惟帷之籌有所必運而鑄俎之衝有
所必折者皆閣下素所講聞而獨得於心者也若
某者何足以知之惟其大功既集之後播之聲詩
勒之金石使數子之美復見於今日而其遺風餘
韻與所謂傳不朽而垂無窮者並驚而莫知其孰
為先後則某雖不肖庶幾猶能為閣下加也故於
是行也姑道其畧以獻

代上知府王觀文書

某嘗謂物固有同用而殊功者勢是也。土鈞之重
 方舟託焉而浮坳堂之芥失之寸水則膠騏驥取
 道一日千里而附尾之蚩與之輒至走坂之車奔
 濤之艦百夫從後挺之必卻步而後止矢之激於
 風而加迅也圓石之轉千仞而亟下也利劍之入
 敏手而不留行也無非勢者下至於槍枋決起疾
 馳却壓之勢一作變與夫蝓蟻之轉丸水母之附著
二本蠶一本蠶蛟之蠖蚘猿狙之跳梁一本奮擲乎崖澗之間
 亦皆乘所謂勢則又况於人乎方士隱約時非能

自達乎世也要必有一二而為之地者始可以為
 無負披諸離殼傳以羽翻狡自縊涅滌之清漪下
 取文木之殫殘更增鈔黃之新飾然後出感槩而
 就功業亦皆勢也京本自此以下文不同題作閣
 下以道德儀當世以器業聞望簡天子之所知選
 鋒一推黠羗委命靈嶺直指舊壤斯闢雖古所謂
 大丈夫者又何以加此而頃者更以翩然之一麾
 出控要地言焉而重丘山動焉而端表的此其勢
 宜有萬倍常人之所附焉而不可得者而某也方
 以局局之小材得邑窮陋智促而數殫跡曠而彌

晦於此且半周矣而名稱不足以撼當塗之聰者
念方是時移眄睐而加愍憐者捨閣下其誰乎伏
惟閣下推及物之私回陽春之照當遣謦餘效之
際借之片言之助使朴陋魯固久幽不振之迹不
得効其區區而時出補報僅免瘳曠以趨夫建立
成就則頂踵之賜正在今日也韓子有言曰伯樂
一顧馬價十倍閣下其亦忍使之不售乎

代上鍾離朝儀書

某日者與二客處一客見語曰吾聞某人方今渾
深雅粹人也蓋有道君子者也來臨是邦吏無間

疎戚付之事惟其稱大者推挽振拔小者因獎引
之不廢不限閥閱寒素惟其材迎眄者知榮負意
者茹慙是必不俟咻沮而陰有以權其低昂輕重
者子三年於茲矣居職不為不久更事不為不衆
今者迹踈於衆人效削於厥初而居日之多不愈
於去日之速也柰何且公弗錄子耶將子竟不足
錄也盍一干乎公庸何傷又一客曰干之似矣而
客未嘗聞里婦之說也思有两婦與其姑處大婦
母家故靳此為婦雅不喜飾少婦則塗黃約黛闕
眉高鬟揄吳綾之祛曳文綃之裳無時而非飾也

一日其姑持百金之璫與文瑰之翹擇所與者
而卒授大婦問者曰翹璫為欲飾也柰何不授少
婦而授大婦姑曰不然夫器數御則新入故完就
弊且多道墮而少婦則跼跼過一作志乎飾至日
夸其隣而恐不得當京本有其字媮媚也其於翹璫殆
矣彼大婦靳且不善飾靳則之兩物吾家可長有
也不善飾則故弊不得而乘焉此其過少婦遠矣
故吾以為授之者宜莫大婦若也今公之意似未
可期也子卒然耀其說不為少婦者幾希矣已說
雖工即無自入焉一作意是適所以為大婦資也其

聞二客之說始則駭中則惑徐思之悅然得其所
自解者善壤雲之決馳飈鬣戶之發振一作翔霆也
以謂由前客之說則彼利踴捷徑者每先焉尚須
爾耶由後客之說是廢人事任天時不稼而求獲
者也顧以二客之說皆不可廢則某於此姑取其
必不得已者試為問下言焉庶必有合也古所謂
徒勞吏者於今果何等流耶非郡錄參則縣丞簿
也一行就事隨即蹉跎使終身長不離故處則士
無慮悉解組引去矣彼必有須少進者焉譬猶渴
者問津知不能悉飲要必一勺然後為快此其

以類欲求為人知也然上之人朝舉一人焉不吾
疑夕舉一人焉不吾怠京本作感則豈非亦以公議誠

在故耶某不幸系緒衰落與時闊踈卑飛窮海惟
力是視歲月侵尋坐周三曆雖無效驗間自發濯

京本作輝然亦天幸少所墜負今茲代者在道無幾罷

去矣直為此瑣瑣定何時已耶茲乃閣下矜怜涵

貸動心疚懷發宿滯而振久淹之時也蓋初官之

保任也法當用三人而其二一人則某前此既得之

矣一人則莫有出力者焉傳曰行百里者半九十

言未路之難也小既有之大亦宜然且天未欲使

成就耶萬一無可言者脫若成就之是閣下用一

人力完二人惠而與某三人者卒皆有補也顧不

偉歟咸莖韶濩之泰也必鳴鼉而後為備樂琯輿

錯衡之載也必文軒而後為備器丹矐晚施而繪

畫之功畢砥礪末加而鑪錘之巧進至於孤笛逸

發非後出之商聲則無自而諧韻何則始之所緩

終之所急故也伏望閣下推與人不求備之泛愛

而使晚節一介之初仕因得與受賜者俱出門下

而圖補報焉則趙賈之牛鐸他日或可以厠樂懸

而區區敗鼓之皮未必不若丹砂赤箭之有益中

醫師之門也某之辭具是矣惟閣下特賜達焉幸甚

上運判彭察院書

竊以謂於此有人焉始以驚世之學推文章選逢
取天下第一若未始用力焉而中間荐更事為總
十餘稔已能脫去馬羈犖犖有嚮乎建立成就天
子試以為材士大天望以為當世之傑人入踐師
席學者發部幽白日而青天進擢臺憲回邪脅有
至無所投足而後已既而剖漕符出當一道之寄
凡兵食之足否輿賦之耗登物之所利疚民之所
疾苦與夫苟弊之所未盡掃去豐澤長利之所未

蓋講修以至姦萌貪孽在所斥攘搏擊而不置者
皆得列而言焉雖未能盡克其志可不謂大丈夫
者乎於此又有人焉事不加博業不益進屢奮而
更却愈出而滋躓而是人也獨知有志乎古人所
謂決非偶然者得年三十類得一第僅殊不職之
平民而筮仕之始僻在海濱然自聖人之經百家
史氏與夫翰林子墨之文章粗而考之已而自知
其所度幾則又思得有以大慰吾望者試徃因焉
以質其私心之是非忘其力之不足也此兩人者
以勢則不俟以賢有智則不逮以所學則彼廣博

而此狹陋貴賤之殊絕而不抗也器業之相倍而
不相符也閣下以為如何夫必將使閭巷妄愚人
無所豫知者試往窺其疑似亦不過曰遼乎其眇
域邈乎其先後尚何敢接足迹於一堂之上交警
效於聲容之間者乎此正閣下與其今日之勢也
某患無他長器不周物方冠歲時已知誦讀閣下
禮部程文矣潛揣默熟求之雖久而不忘其後遊
京師則聞閣下方以詩說見知於王舒王而後又
得大學所講易義數千百言由是知閣下愈為當
世之所宗師而某也竊亦自謂區區之迹獨何有

二一作負

而翳諸冥冥之中耶將久而披邪今者天與
之幸屬閣下按察于此宜若可進矣獨以數說者
為累而恐不得當其意焉則出抱逡巡懼駭之惑
退又不忍自卒於無所聞知之地即以自解曰以
勢邪賢王猶或忘之則賢士大夫宜亦不外乎是
以賢有智邪不才者固才之所容受人之學也有
能而不能則狹陋固亦廣博者之所不廢貴賤雖
有常分亦有時而相上下焉器業雖有必至之會
亦有時而相資助焉吾何輒自屏絕反獨後於衆
人乎於是書成而疑釋齋且沐而誠意備振衣整

冠而不知其喜怒

京本無此字

之忽集也伏望閣下不

以社當有臃腫而用匠石之弗顧躍全不祥而先
大治之奔捐則某雖不肖其剛頑之質異時或可
備鑪錘加砥磨而百年之斷木又烏知不得與所
謂輪囷拳局者侔而進邪惟閣下怜焉

上運判林積書

往年閣下為縣於安成而其尚幼得以桑梓之民
與邑之多士就學黌舍中時閣下於紛紜簿領之
餘事無巨細一切撥劑敏若運肘而獨以其暇日
躡晴遷延相與諸生投足於弦誦之地曠日待夕

無憚煩不得已之勢以至講授有師法勸沮有美
意其警效指顧足以移人之善心而合竟之內崛
起而儒衣冠者至不可勝計士於此時往往知所
務式奮其自強獨立之勇力趨高明所以效區區
之誠而慰閣下平日教率敦獎之意者甚備雖若
某之不肖力有所不及猶不敢不勉以圖報稱之
萬一則其它蓋可知矣其後閣下荐更外補聲勢
烜赫所至率以能名聞而某也適迫於進取鄉書
輒應隨觸報罷行年僅四十堂上有垂白之雙親
勢不得一日忽去其側則不免下從一介之細民

旁午於閭巷阡陌之間以私自便其養差池歲月
浸失故步而夙昔膚寸之學皆凋喪也良心銷鑠
之餘卒乎無所廢幾而嘗所授教於左右者宜若
有所負矣前日伏承閣下以術業闕博德望隆重
為天子大臣之所東拔及來江西按察十州之民
允事為有所未設施利害有所未興革老姦宿黠
在所糾遯而志盡廢去公廉朴茂在所推致而未
盡振起與夫金錢粟帛倉庾府庫舟車漕挽之勞
逸在所措置而未盡詳悉者皆得以熟慮而審行
之以其之德徐窺閣下之所為定有萬倍昔日之

安成者矣於斯時也士無智鄙皆踴躍淬濯奔走
下風而某方且以蹤跡掩曖出於乂幽不奮之後
未始有一日請見之階則其心亦不能無少懸懸
也今者閣下按視于此念不見邪則終身嬰無所
聞知之感將有所見邪則進抱逡巡惶駭之感二
者皆所不免則寧去歲而就惑然未知孰是惟閣
下推獎物之私際之以陽春之和使向萌角觫咸
知生意條達乎腐株瘠壤之間薰太和而濡膏澤
則雖某之區區又烏知不得與所謂輪囷拳局者
侔而進耶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書

上轉運黃司業書

安成劉弁偉明

有為鳳之說者曰鳳首戴德頸揚義背負仁足履
正前麟後蛇頭魚尾龍文龜身燕頤而維喙其
則曰是鳥知鳳凰徒羽而已乎有為麟之說者曰
麟麋身牛尾狼頭馬足犴鳴曰遊聖池鳴曰歸和
夏鳴扶幼秋鳴養綏音中黃鍾角 六而不用其
則曰是鳥知麒麟徒足而已乎問鳳者當問無虛

集其為祥也不妄問麟者當問擇士而踐之何邦
含信而遊又何世如是足矣何有橫前外備之文
采曲肖之聲貌邪仁智大人齊圓冠紉方履莊首
而華踵則固已有餘於士纓紱成輝光步武契夔
龍文繁而禮縟則固已有餘於儒若然者直是身
之一蛇爾無關於任斯世之重則毅有道之域遊
治君之藩亦必不免矣故儒褐伊臯猶榮於黼冕
沮溺也如彼羽者梧棲竹食是資天和砥柱大皇
爰寄高邈憩則弱水濯羽運則覽德輝而下之卒
其有以長夫羽虫三百六十者非無謂也如彼足

者孕精五行協德歲星視明禮修則有不召而自
至者罍量設機穿衆則迹其如掃矣卒其有以長
夫毛蟲三百六十者非無謂也由此觀之仁智大
人要必麟鳳如則庸非閣下之謂乎滇海浮其隅
蒼山扶其陽是為七閩之奧區疑缺粹英靈鍾焉
者宜異則閣下之丹穴玄枵也道德淵乎其純全
名稱輝乎其焜煌閭步科等僅如攝羽則閣下之
鏘鏘其鳴翾翾其飛與夫動而彬彬也靈豸秋霜
足以澁姦迹弭邪志有若元豐之更惡臺群天下
之士而材之乎上庠有若元祐之右師席則閣下

之鳴高岡擾君囿也雖然有足惜者焉江西視他
路誠若遠外其域尚不減十城百縣而輿賦之登
耗運餉之豐饋歲計之增否閭下至一切搏裁鉤
考若指縷而標獨閩本也作揭曾冰凜前吏則得隱意
風隨翼民則被賜至於易所真大反以居小鬱此
遠器纜出近功是時方幸閭下之不幸也然則今
日之江西其無乃不得已如集黃霸之潁川應周
而之信厚也邪故曰有足惜者此也抑嘗聞之岐
有人焉號積德累仁之至者爰有鸞鷲實集茲地
既則天下之人胥知王者興不在池其在此則緣

是鳥也引吭一鳴而已孝武時雍中獲獸一角五
蹄獨終童以為殊俗當有鮮瓣削衽而歸者已而
果然盛德之符蓋如此厥今 仁聖在上夔臯之
倫顧不無臻瑞物摠摠而出者是行也將見仰而
橫翔俯而曲出百倍周漢而瑞吾 宋方在閭下
一游一鳴之頃爾尚江西云邪抑又聞之景星卿
雲之麗天也有目者均於一覩以為快何則著故
也至於若鳳若麟者於信史之所書不過曰鳳凰
集於某國麒麟見于某所天下固知廿八為嘉瑞矣
不幸道不當其地則至有罕生不獲覩焉者彼為

天下之民者顧無憾邪其也生大平之世有日矣
誠羞與不幸而不當其地者偶是以吝今茲之請
見也閣下其能無惜尋尺之地而使屬目乎

上趙龍圖書

嘗聞四夷之為中國患也自前世已然其勢之強
弱常視中國之盛衰在乎時君撫循控馭之得失
以為之叛服方舜之盛時中外若出乎一家而區
區之南方猶有逆命之苗民然其為患最微故其
屈之也用力不勞而建功多詩書之載自舜以來
其盛堯強弱之變雖未易徧攷至於撫循控馭之

術已出於中國者猶在也若文王有西方之變而
其患在昆夷有北方之變而其患在玁狁則不過
命將帥衛中國而已六月言宣王南征其辭止於
薄伐玁狁至於大原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方此之時未則取其順故外之而不內去
則舍其逆故釋之而不追治其犯我之不率而聽
其所自去來蓋古人所謂譬猶蚤蚤之螫是驅之
而已者也末世備外之策一弛而邀功生事之臣
爭言四夷之利害至使虜與中國抗衡金縢之遺
歲無慮萬數而甚者指漢天子為我丈人行其凌

侮侵肆蓋如此然四友之間強弱盛衰又有可言者焉何則方漢唐盛時其東南之小國如閩粵五漢當作與夫高麗百濟之類皆在所取而西北二虜比及討之也不過時一挫衄而賈誼有言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匈奴之衆不過一大縣則彼葦爾之東南蓋無以為也然周官言獲四夷之隸有蠻隸之職而東夷不與存焉則豈東夷未嘗為中國患而彼南方亦不視西北豈所謂小國而交寇之視南方又其尤小者歟書曰乃命羲和宅南交則其地之隸中國先古則然矣自時厥後或離

或會或侵奪削滅意其遺種當僅有存者而不幸異時寢以失馭使餘息得以少假至唐乃復隸中國為交州則彼其土地之廣狹人物之寡多與夫盛衰得失成敗理亂之迹雖不必入其國攷其俗宜若有以懸斷而斷定矣伏惟閣下材識聞望類皆有所謂過人者方南寇之叛內外大臣惟天子之所去取而閣下獨與郭公首當師帥之任自嶺以南南知與不知靡不欣欣鼓舞庶掃除之功可翹足而頌也而其於此竊以謂古之所謂良將非特勇果足以振世而已必有權謀焉而文德武畧要皆

取諸其中此將之術也於是為之說曰閭下始以
文章進已而當方面之寄則無施焉而不可今又
用其所長以臨區區僅存之虜然則將之術其有
不舉乎兵法固有先聲而後實者聲至而實加焉
則敵雖大必挫虜雖勁必屈此將之威也於是為
之說曰閭下之鎮西陲也不動聲色而羗人帖然
無犯塞之警至使天子弛西顧之憂而其餘威遺
烈猶足震暴於此郡旁夫以西羗之剽且銳強且
肆畏縮逃遁知所遠引而無復睥睨則微且弱寡
且殆者宜如何也然則威其有不行者乎凡此蓋

嘗某之有見乎閭下者也顧某之不肖不足以道
事其才殆未有過於常人者前日雖因上官之所
獎借使得備驅策於警效之餘今也將就事矣意
之所至輒不能自已故備論四夷盛衰強弱之變
與天閭下所以結主知而慰民望摯諸將命者際
光塗潦雖足以助秋陽之暴而增時雨之潤而某
之區區自以其有所度幾為在乎此也唯閭下收
而教之幸甚

上范教授書

嘗謂天之高遠宜不可度也智者以巧歷索之而

千歲之日可坐而致焉地之廣大宜不可測也智者以土圭索之而四方之中可得而求焉聖人之書其高遠而無際如天之不可俄而度其廣大而無疆如地之不可俄而測而明者觀書而得其意循意而達其道若數一二辨白黑無少蔽於胸中是必得其要如巧歷土圭之妙乎不然何知之易邪此單聞淺見者所以慕望嘆服之無窮也某自總角讀書不敢留意於他技末習所謂聖人之經者無日不在月年既運而往矣茫然不知要之所左神疲精耗而志有得也固嘗學詩矣知其風賦

比興雅頌之體而已求其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未能也固嘗學禮矣知其辨上下定民志而已求其三代損益百世可知則未能也固嘗學易矣知其陰陽奇偶吉凶悔吝而已求所謂性命之理則不可得而聞也固嘗學春秋矣知其以日繫月以正次王而已求所謂褒貶之意則不可得而見也故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此古之人所以貴乎近人以學也某誦此言久矣欲求其人而近之者亦久不幸家貧親老迫於饘粥之奉不獲贏糧負篋縱遊四方以從博文強識

之君子以祛其蔽而解其惑惟是索居塊處汨沒
自棄而安於小人之歸者積有年矣譬之縲紲桎
梏而坐於閭室固知室戶之外必有日月之明而
不得以自見也幸其有仁人君子一為動念矜憐
其意恍然為之開戶牖使昔之昏蔽一旦而去其
為樂也可勝量哉今者伏遇先生以高明卓犖之
才左右逢原之學來為江左之宗師固將以先知
先覺為任而使夫莫覺莫悟者皆得槩乎其有聞
也則某之所謂祛其蔽解其惑將見於今日矣先
生不以荒唐扞格為棄而使得試遊其藩而酣味
其餘澤固可以無憾矧能為之開戶牖而授之以
巧歷土圭之妙使天地之理日月之明燦然可見
乎其為樂又可量哉

上張教授書

蓋嘗以謂分有適止於是而必欲勉焉以勝其所
不能任則其惑將至於終身不解而其愚將至於
終身不靈於是得其言於古人曰人病舍其田而
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所以自任者輕凡此皆
不得乎已者之說也其在我曰要必有所憚乎彼
故名雖加而實不揜焉則毀至而隨之以辱勢雖

附而惡不稱焉則謗至而繼之以桐於是得其言
於古人曰危以動則民不與懼以語則民不應無
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凡此皆
得乎以著之說也以某之不肖在衆人間其慮識
無毫髮可取然於斯二者切知所庶幾焉而又以
見今日之不遑處也昨伏承先生始疑學之始不
以其愚且戇也使得與諸生接踵於師席之下固
幸矣問則又因其所治經而責之以諭學者為事
方是時先生固未知某之所有果如何也不試以
一言而遽取之則是過採諸衆人始以某為足以

備員而未暇究之以其實也自被命而來謾不知
所措苟且歲月竊食儲稍侵尋以至於上無以當
先生之賜而為之報稱下無以慰字者之望而為
之獎率勢何可久留也又嘗以謂大之為天地細
之於塵芥聖人之心莫不游焉以為之奧而其要
則存乎經六經之設類皆聖人不發之微意而後
世無窮之公惠也而周官之為書又特甚焉其間
節文度數條析縷解僅如毛髮之多而一代之成
法於是為至自非強記博聞無以究作者文淵識
深智無以窺作者情則尚未易明其訓釋况能喻

其旨歸以引人乎然其自赴學於此三月矣治是
經者未及二人焉借使某也有得於其間以自諭
則非所宜以諭人則將誰使告之則某於是職特
僅有之名而已矣且國家崇建學校以三舍取天
下之士其間必有德望隆重學為該備者出而為
之倡然後擢焉而置之學者之上則衆莫不以為
宜如某者趨行紆踈而天資為非薄方年少時惟
不能挫抑斂縮以自媚於俗故至於今指議者特
衆十出而九見尤也其畏避罪戾且不暇尚何敢
以率衆為心乎伏惟先生以公心成物以恕心容

物而大小各有所成今成欲乞察其私誠憫其無
知遂使退就諸生之列以上則不至於不得乎已
以勤則不至於不得乎人又因以求其放心也而
增其見聞之所不逮則不獨先生有養育成就之
賜而某於異日亦無所累乎先生過舉之名也所
有權周禮經諭謹隨納上

求知己書

里有人焉世故怵之貧病嬰之惟是薪米鹽酪匱
且不既疑作則輒之乎所嘗厚於已者析焉小取
則小自若大取則大自若而漫不知厭足之燕越

之人一日過乎其前則未嘗啓齒告之是非前昧
去就之分而晚知取與之節然也徒以人情於已
有厚薄云耳是故待其有請焉而必得則厚於已
者無損於數求諄復委曲出於未前定則一日過
之無益於暫告某也纏迫之私非止於薪米鹽酪
足以攸助朝暮而苟生者不意天幸遭遇有不在
於一日過之燕越而視里人之歸所嘗厚已者百
倍而有加焉則時哉其殆可以有言於今日邪重
念某江介薄俗其生適丁於休明頃執事之子治
海昏也猥以先人弊廬得齒編氓受賜已多望前

虛屬下風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矣行年五十晚
露一命竊食下邑罪浮於功闔門溫飽浮脫墮負
此其被執事顧遇凡幾鹽米當作薪米閩本無此三字幾鹽酪
曾足以計其寡多輕重哉然貪得不已竊嘗有意
於左右惻然動念者雖其齒髮凋脫獨不得拾晚
暉於西引之崦嵫乎故不敢默默於其所厚寧告
焉而後已也抑又聞理出於天者無求而可有所
謂出於人者則不可無求而止焉畝率直一金者
初不假人力沃也瀉酒澆確資之牛場鼠坻則其
收亦數日疑作於前豈非人力哉伏望執事勿使

遲暮焉而斷斷者卒不少償其志則其不自齒於
一易再易之汙萊也真在此行矣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